

特稿

多元宏观结构和体验人本观

——基于体认语言学反思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王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要:奎因在半个多世纪前批判了经验论者的两个教条(分析 vs 综合之分、还原论),提出了“整体论”和“自然化认识论”。基于“整体论”的优点和不足,体认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可对其进行修补。依据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以及体认哲学建构“多元宏观结构、体验人本观”(简称体认观),以反思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希冀能更好地解释语言这一“自然性兼人本性,客观性兼主观性”的辩证结合体,同时也为语言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一条新思路。

关键词: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体认语言学;多元宏观结构;体验人本观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001-11

0 序言

奎因(Quine, 1951)在批判经验论者的两个教条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整体论”^①,认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一个连续体,处于纽拉特所描写的同一条海船上。他还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 vs 第二哲学”之分,认为哲学不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却主张后者可凌驾于前者之上,这样就可使认识论自然化、经验化和科学化。基于此,奎因进而提出了“自然化认识论”,认为通过观察(感觉证据)才能建构有关世界的理论。据此,他说可用自然原因、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解释一切现象,以图超越“唯物论 vs 唯心论”的对立。因此,奎因哲学常被描写为:以自然化认识论为基础,通过认识论的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批判逻辑实证论),论述人是如何从观察中获得有关世界的理论。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可用多元宏观结构和体验人本观(简称:体认观)对之加以修补。

1 自然化认识论

本文认为,奎因上句话(带下划线)是正确的,与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相吻合,但紧接着

收稿日期:2024-07-16

基金项目:重庆市一流学科“外国语言文学”重大科研项目“体认语言学的多维研究”(SISUWYJY2023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寅,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后现代哲学和体认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王寅. 多元宏观结构和体验人本观——基于体认语言学反思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J]. 外国语文, 2025(1): 1-11.

① 笔者(2019)在《英语研究》(第十辑)上撰文论述了奎因“整体论”的优点和不足,提出用“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加以修补。本文继续反思他的“自然化认识论”,以纠正他忽视人本观的倾向。

的那句话是不妥的,过分夸大了科学主义立场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因而提出体认观以作弥补。

传统的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在“一切知识始于感觉经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达到这一目的途径和方法不同。前者基于基础主义,重在揭示“观察语句 vs 理论语句”的规范性定义,通过自明的感觉经验和推理步骤,演绎出自然科学的所有真理;后者依据描写主义,重在描写如何通过观察语句(不是现有理论,也不能通过纯粹思辨)推论出理论语句的有效性,以能解释科学如何发生,这样就找到了一条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整体论途径。从中亦可见,奎因与他所批判的“还原论”还是难脱干系,因为他的上述解释是基于如下命题的:不同的理论话语都可“还原”到观察语句上来。

自然认识论又被称为“一种被启蒙了的经验主义”“新经验主义认识论”“被解放了的认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自然的解释,人类的认识和语言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应从自然科学内部,运用实证的、定量的、累积的科学主义方法来阐述认识论(王寅,2007:49)。观察句是依据大量不再令人怀疑的自然科学来认识的,这构成了他“自然化认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中对认识论的研究就成为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章节了。

何为“自然”或“自然主义”,本文小结如下:

(1) 奎因强调认识活动的自然主义倾向,力主将其视为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科学就是一个一致而又统一的整体。江怡(2009:258)指出,奎因的“自然主义”是指人类知识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具有特殊起源和有关特性的个体与物种能力的综合,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可以像研究自然现象一样,区别仅在于程度上更为复杂。

(2) 人类以及他们的认知官能是自然中的实体,通过人们的观察就可获得“观察语句”,建立主体间的一致性,基于此便可知晓“观察语句 vs 理论语句”(基于前者所产生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可建构各种理论。

(3) 哲学研究“存在 vs 思维”之间的关系,它应是“指向世界、反思自身”的自然科学,必须用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经验心理学)的方法和成果,在自然科学内部(不可站在自然科学的外部或上方)来描述和解释哲学中的认识论。

(4) 根据“毕因论承诺”(又称本体论承诺)可知,世界应是语言中的世界,存在应是语言中的存在,哲学问题就当转为语言承诺。语言是一种在社会中发生的自然现象,语言习得是一种活动和行为。通过分析语言习得机制,发现语言表述的方式,且据此来论述语言性承诺,再以此为出发点研究毕因论,即本体论。

(5) 语言习得的过程是一个自然性、行为性的过程,受制于“刺激-反应”。奎因根据行为主义和条件反射论来说明语言意义和语言习得,认为这种习得就是通过条件反射获得语

言习惯的过程,语义也可用“刺激-反应”来解释。

(6)鉴于此,语言可基于客观主义来研究它所产生的外部行为。这就是他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语言观,可合称为 Naturalistic Behaviorism(简称:NB)。奎因据此论述了语言的习得过程,将其描写为一种在社会中发生的“刺激-反应”的自然过程,语言学习和语言意义都可采用与其他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加以研究。我们一旦学会了语言,也就可以通晓和创造关于世界的理论。

(7)他力主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哲学研究之中,如发生学研究法、观察实验法、归纳法、类比法、假说演绎法、逻辑和数学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等(陈波,1998:336)。

一言以蔽之,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可通过自然主义的方法(用自然的原因或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社会、人类、认识、语言等,从而超越“唯物论 vs 唯心论”之争。

2 自然化认识论之利弊

基于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奎因提出的“自然化行为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①:自然化和行为论。他认为可用这两者的结合来解释语言,可避免单独使用的不足。该理论自有新颖独到之处: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处一个总体理论(整体论)之中;哲学家应关注和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且要在主要精神上与其保持一致,实践和发展“科学主义”精神。然而,这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不足,陈波(1998:46,50)对其持明确的否定立场,认为“将认识论视为自然科学的一章”是无法接受的,自然主义不能说明和确保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王浩(2010:230)指出:“奎因对纯粹性的追求所采纳的形式,就是潜在地偏好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口头或书写语言要比思想更为看得见、摸得着,形式的东西要比直观的东西更为看得见、摸得着,真理(真值——笔者注)要比意义看得见、摸得着,指称(外延)要比内涵更为看得见、摸得着,个体要比社会更为看得见、摸得着,事实要比价值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自然科学要比其他种类的理智追求更为看得见、摸得着。”本文还可作如下补充:外在的行为比心智活动更为看得见、摸得着。一言以蔽之,自然的东西才是更靠得住的,这就是他为何走上“自然主义”的思想基础。

本文总结出以下几点反思,以供商榷:

(1)奎因虽严厉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论,但似乎还未能摆脱“还原论”的腔调,只是将它换了一个说法而已。逻实论者主张将一个个陈述还原为“直接经验”,而奎因将

^① 从中亦可看出科研的一种常见方法,将相关理论或观点有机地整合为一,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可避免它们单独使用时的片面性。如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唯物观”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整合为“辩证唯物论”;韩礼德将索绪尔的“系统论”和弗斯的“功能观”结合起来建构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乔姆斯基将“生成观”与“转换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转换生成语法”;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语言学团队将哲学(传统哲学、马哲、语哲、后现代、中国后语哲等)与认知语言学等相关联,强调将唯物论和人本观巧妙地整合起来,提出了体认哲学、体认语言学等相关学科。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认真学习,巧妙运用,不必再行走在“套用国外理论,换用汉语例子”的研究老套路了。

其换为“自然的解释、观察语句”,换汤了,似乎没有换药。

(2)奎因认为一切都可归结为自然过程,将认识和语言都视为自然现象,一切知识都能得到自然的解释,其间不存在什么非自然的过程。这话显然过分强调了语言和意义的自然化和客观性,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忽视了认识和语言所具有的人本性,无视其社会文化特征,与语言事实明显不符。若没有人,何来的认识和语言?“体认观”既具有唯物性的“体”,又凸显人本观的“认”,这显然要比奎因仅强调“自然主义”更为全面,且以此便可发现他无视“人本”之误。

(3)自然主义早就有之,我国古代先哲老子就持这种“自然观”(又叫天道观),他的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这一意思,一切都可归结为“自然”。我们认为,老子过分夸大了自然过程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的意志和努力在老子道教哲学中等于零,不免打上了“天命论”的烙印。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似有与其类似的问题。

(4)自然化认识论难以解释理解的差异性和翻译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人们的认知过程、理解过程、翻译过程等必然要打上人本性和主观化的烙印,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若没有人本性,何来的差异性,东西方何来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全球何来这么多不同的语言?

(5)奎因持极端的科学主义,过分强调自然化法则,认为文科研究也应贯彻实证、定量、累积的研究方法,这亦已遭到当今很多学者的抨击。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岂能用量化公式来框定,这种静态观、片面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早已不合时宜。

王浩(2010:285, 288)认为,关于科学方法,奎因也只有一种很片面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始终无法跳出他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偏好所构成的藩篱。他对奎因的下一观点——哲学最好被当作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专门学科来追求——表示强烈不满。这一观点的确有待商榷,特别是在考虑到哲学所面向的研究对象是如此包罗万象的情况下。

(6)奎因自己也认为人类的“观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要能摆脱这一困境,可不谈论感觉和环境,而只谈论语言,可用“观察语句”取而代之,因为它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东西。这足以可见他坚守消解“人本观、主观性”的客观主义立场。难道“观察语句”就不具有主观性了吗,语言中那么多具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是客观的吗?情态动词就是帮助说话人或句子主语实现主观化的手段,英语谓语形态的“时体态式”等变化都是实现主观化的方式。

(7)这里还有一个空白未加解释,即人是如何通过“主观性的观察”获得“客观性的观察语句”的,中间的“过滤”装置在哪,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奎因对其未加论述。认知语言学家蓝盖克(Langacker, 1987/1991)提出用“识解”(construe, construal)来解释同一场景为何可有多多种不同的描述,我们拟将其扩展用来解释人为何具有主观能动性这一哲学命题,这一方案也可用来弥补奎因的这一不足。

(8) 奎因一方面提出“整体论”意在消解“分—综之二分”,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 vs 人本”之间的二分,且像西方众多学者一样,也采取“弃一留一”的方法,过分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显然有悖于整体论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出社会人文学科的全貌。

(9) 语言都可产生言后行为吗? 充其量,这仅说明了语言的部分情况,但人们也很可能仅姑且听之任之,不为所动。倘若间谍也听其言、遵其行,马上产生言后之效,那他一天也不能生存,这个行业早就消失了。人类的实际言行会有很多“伪装”,人际间的很多微妙关系都得依赖它来维持,在很多场合中说些尊重别人的话远比讲事实要重要得多。另外,根据雷科夫等(Lakoff et al., 1980)的观点,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语句为隐喻表达,这也可用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隐喻皆“假话”也。所有这些都是对言语行为论的反证,格莱斯(Grice, 1975)所论述的“质的准则”时常是不存在的。

我们在言语交际中,在说话和做事之间可有若干情况:有其言而不见行,无言也可有其行,同一言可有多行,不同言可有同行,等等。因此,语言不仅可从外部加以自然阐述,也不可否认地还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内外相结合的研究才更符合“整体论”的原则,“体”与“认”的有机结合便是这一原则的最好实践。

3 体认观 vs 自然化认识论

体认观中的“认”不仅像认知语言学中指认知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人本观”。在社科人文研究中要不要考虑人本因素,这也是传统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分。西方而上认为人具有主观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价值污染,这就是所谓的“笛卡尔范式”(Cartesian Paradigm),认为只有基于没有偏见和没有价值污染的认识才能寻得绝对客观真理。笛氏为能寻得绝对客观真理,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雷科夫等人(Lakoff et al., 1980/1999)所批判的“客观主义”,奎因所倡导的自然化认识论也属于这一类。

本文依据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humanism)^①、雷科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建构“体认观”(即体认人本观),以反思自然化认识论。王寅(2014)基于此提出了“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将其核心原则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可望为语言研究和教学实践开辟一条新方向。

3.1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下文简称:“梅氏”)于1945年发表了

^① 此单词是笔者杜撰的,将“human”中的单数“man”修补为“men”,以能体现后现代哲学中所论述的人本观具有多元化的性质,以区分近现代哲学家更注重追求单一性质的人本观。

他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他从近现代两种对立的哲学研究方法谈起,并提出将它们综合起来的主张。

(1)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从外在事物的角度看待一切人类现象,认为哲学概念就像自然一样具有客观存在性。

(2)主观主义和人本精神:从心智内的角度来阐明一切现象,如胡塞尔将一切都归结为纯粹意识,统一于主体性之中。这是一种先验现象学,偏向意识和主体,将一切都还原到先验意识上。

梅氏尝试将上述两种极端的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中间领域,既否定了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①,也批判了胡塞尔“通过先验意识的还原来把握本质”的观点,认为这仅是诸多方法之一,探索本质还当捕捉我们所经历的生动而又原始的感性经验,彰显反思前所呈现的世界,从而开启了从“知觉”维度研究现象学的先河。他既反对将知觉对象视为“纯粹外在性”的经验论(奎因持此观点),因其忽视了知觉主体是一个有意向的身体,又反对将其视为“纯粹内在性”的理性主义,因其无视概念和判断的存在论基础。他明确提出“意识”不是笛卡尔的“我思”,强调知觉主体的感性经验,以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摆脱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对立阵营的论争。

他还首创了“己身”(corpsproper,又译“身体-主体”)这一重要术语,认为“知觉”介于“己身”与“世界”之间,并借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大力提倡“心智来源于身体”的唯物立场来批判笛卡儿的二元论。梅氏认为,人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知觉主体,既能主动感知外界,又能被自己所感知,这一“己身”是人类在此世界中的一种生存方式,概念和判断是知觉主体通过己身进行概念化和图式化的结果,人是通过身体的图式向物体、他人、世界开放并占有和分享世界的一种生存方式。因而,被感知的世界绝不是知觉对象的总和,其间必有人己身的介入,必受身体图式投射的影响,其间所突显的“人本观”一目了然。梅氏的上述观点为体验哲学的出场作出了较好的理论铺垫,这在雷科夫和约翰逊的著作中有充分论述。

奎因过分强调了“自然化”的客观主义立场,忽视了“人己身”的体验性和人本性,未能认知到它既是知觉主体,又是知觉客观,更没有考虑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从己身和人本性立场来研究认识论。

3.2 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

诸多后现代哲学家持与梅氏基本相同的立场,大力批判传统的自然主义(又叫形而上的客观主义),也反思了主观主义,强调从人本角度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哲学大相径庭的逆向观点,参见罗蒂(Rorty,2003)、李洪儒(2001/2002)、王治河(2006)、高宣扬(2010)和王寅(2014/2019)等。

^① 奎因曾持现象主义的观点,但在1953年发表的《论心理的东西》一文中明确放弃了现象主义,转向物理主义(陈启伟,1987:10)。

3.3 体验哲学

雷科夫等(Lakoff et al., 1980/1999)所建立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也是沿着后现代哲学的沟壑行进的,他们猛烈抨击了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客观主义立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概念的隐喻性”,为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吹响了批判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客观主义唯心论语言观的号角(王寅,2002/2003/2007)。

在西方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唯心主义哲学经常占据上风,特别是20世纪的语言学界,前两场革命(索绪尔结构主义革命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革命)都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观(索绪尔持先验观、乔姆斯基持天赋论)而建立起来的。雷科夫等(Lakoff et al., 1980/1999)能在此形势下逆流而上,敢于发出“反潮流”的声音,这本身就反映了后现代哲学所大力倡导的具有批判性的“解构主义”精神。也正是他们提出的体验哲学,才使得我们深刻认识到索乔二氏的唯心主义真面目。

3.4 体认观的建构

哲学史中有多种人本观,如零位人本观、传统人本观、语用人本观、激进人本观、悲观人本观,本文认为它们都存在一定的或较大的缺陷,现列表(见表1)简述如下(王寅,2014: 589,此处有修改):

(1)一部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追逐绝对真理”的历史。反观这一历史,就能回答为什么奥卡姆这把剪刀,剪起“人”来毫不留情,就是剪不掉柏拉图这把具有“形而上”和“唯心论”性质的硬胡须。然而,西方思想中的人本观古来有之,约在三千年前刻在古希腊太阳神庙柱子上的醒世箴言“认识人自己”(Know thyself)可为史证,只是这一思想经常被掩埋在“形而上”之中,为求绝对真理不得不将人的主观因素排除在外^①。

(2)绵延达千年的中世纪,在奥古斯汀的箴言“信仰大于理性”的引导下,认为世界的本质为常人所不能认识,只有“上帝”“神”才能知晓,使得人让位于神,宗教信仰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哲学研究的视线也就转向了“神本观”。

(3)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为人文主义,意在摆脱神本观。自从诸如培根、洛克等经验主义者主张通过人的经验来认识世界,以及笛卡尔确立以人为主体的哲学研究范式以来,欧洲哲学转向认识论,从人的经验或理性角度来寻找真理,从而形成对毕因论(即本体论)过于注重“存在本体”的转向。该学派虽认识到位居“主体性”的人之重要性,但也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真理,就不能掺杂人的主观因素,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范式”之含义。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虽提出了人文主义,但这个“人”是非现实中的人,所研究的是感性之人或

^① 我国先哲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地人、唯人参之”等观点,且一贯以其为本,我们对它并不陌生。

理性之人,追求的是人性的先验性、绝对性、统一性、真理性等。

表 1 哲学史中的多种人本观

不 同 时 期 人 本 观		主 要 观 点 和 特 征
(1) 古希腊传统人本观		人因素让位于形而上学
(2) 中世纪神本观		人让位于神
(3) 近代人本观	启蒙运动 (人文主义)	感性或理性之人(非现实人); 人性的先验性、绝对性、统一性、真理性
(4) 现代人本观	① 逻实论	科学主义,遵从经验,崇尚真理,排除人本
	② 语用论(过渡)	开始考虑实际生活中的人、情景
(5) 后现代人本观	① 激进人本观	人类中心论,人定胜天,主体间性
	② 悲观人本观	人已死亡(福柯);作者死亡(巴尔特); 抛弃人主体(列维·斯特劳斯)
	③ 后人道主义	解构人类中心论;颠覆“人定胜天”;人性不确定
	④ 体验人本观	建设性后现代;感知体验+人本认知(体认) 生态中心论

(4) 现代分析哲学在批判形而上学时发现,假命题皆因自然语言不精确所致,企图以现代形式逻辑为基础建立人工语言来重铸哲学千年老题,奉行科学主义,遵从经验,崇尚真理,继续排除人本因素。语言哲学后期的日常语言学派开始考虑实际生活中的人和社会场景,但对其认知不够。

(5) 在后现代哲学时期先后出现了四种人本观:① 激进人本观:过分强调人本精神,提出“主体间性”和“人定胜天”等;② 悲观人本观:如列维·斯特劳斯力主“抛弃人主体这个宠儿”,福柯提出“人已死亡”,巴尔特提出“作者死了”;③ 后人道主义:否定人类中心主义,颠覆“人定胜天”,认为人性是不确定的;④ 体认哲学:反思上述思潮,既考虑到客观世界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也兼顾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且认为人类的范畴、概念、理性、推理和语言都来自于人与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研究意义要外部和内部兼而有之。诸如“上帝死了”“人已死亡”之类的口号,实属惊世骇俗之谈,奇思妙想之说,虽有振聋发聩、引人注目、发人深省之效,但也矛盾百出、有违哲理。

笔者(2002/2014a/2014b)沿着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界”,以及上文述及的梅氏、雷科夫和约翰逊等的观点,提出了“体验人本观”(即体认观),近来又

基于此提出了“体认语言学”,用“体”强调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用“认”表示主观性认知加工,体验人本观既是对西方诸多人本观的批判,也可作为反思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一个出发点。奎因基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提出的这一观点,将人类的认识和语言归结为“自然现象”,可以像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加以研究(只是更加复杂而已),这样,哲学与自然科学就可形成一个整体力场。该理论的要害是抛弃了认识和语言研究中的人本精神,过分强调认识和语言中的“自然性”和“行为性”这一极端,忽视“人本性”和“心理性”,未能考虑其社会文化特性,也抹杀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分。正如陈波(1998:87)所言,语言不只是自然现象,并且主要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文化现象,因而若只注重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就必然会产生某种扭曲与变形。

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所强调的体认观,可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它可对奎因作出有效的修补和纠正,现梳理如下:

现实	——	认知	——	语言
哲学:唯物	vs	唯心		
客观	vs	主观		
经验	vs	认识		
康德:感性	vs	知性+理性		
奎因:贫乏输入	vs	汹涌输出		
观察语句	vs	理论语句		

我们在互动体验中所获得的观察语句是有限的,这就是奎因所说的“贫乏的输入”,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在“概念整合论”和“隐喻认知论”^①的指导下,可将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嫁接和整合,从而产生了“新创概念”(emergent concept)。本文认为,这种整合和隐喻的过程可无限循环下去,从而可不断丰富我们的认识,建立起人类当今复杂的概念结构和知识系统。因此,用“体”和“认”可较好地解释奎因有关“贫乏输入 vs 汹涌输出”以及“观察语句 vs 理论语句”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笔者(王寅,2017)这几年来所论述的“语言学与哲学互为摇篮”的命题,哲学为语言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体认语言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哲学解决有关难题。

4 结语

奎因于1951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被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是名作,文中提出的

①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论”(在心智中用一个概念域来说明和理解另一个概念域),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和刺激反应获得了心智概念,再用语言将其表述出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喻过程。奎因认为,观察语句是通过“类比综合”的方法转为理论语句的,其实,类比综合、类比跳跃等都可用概念隐喻作出更为概括的解释。

观点在西方哲学家中曾引起长时间的反复争论,对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Quine, 1987:3)。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基本出发点为“分—综之分”,且还采用惯用的“弃—留—”方法,舍弃后者而聚焦前者,据此建立了分析哲学。奎因针对其不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整体论”和“自然化认识论”,这犹如在分析哲学的池塘中丢下了一块不小的石头,激起层层波浪,泛起圈圈涟漪,几乎对分析哲学予以毁灭性的重要一击。

奎因基于格式塔所倡导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进一步提出“整体论”,力主从科学整体来审视个别命题之真伪,这对于克服局部性和片面性,毫无疑问更具解释力,符合“站得高,看得远”和“懂得多,看得透”的基本原理。本文发现他所论述的“整体力场”和“整个科学”有“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之嫌,且在实践中还难以企及,不具有可行性(王寅, 2019)。另外,他在反对“分—综二分”时,又引出了“自然 vs 人本”之二分;在他批判还原论的同时,又产生了另一种还原论:一切知识都可还原为“自然的解释”,语言的意义可还原为外部的行为,而且他的论述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色彩,这正是后现代哲学所批判的靶子。

笔者(2019)简述了奎因“整体论”之缺陷,提出用“多元宏观结构”来加以修补。本文主要依据知觉现象学,后现代人本观和体认哲学建构了“体认语言学”,其核心原则可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现实是认知的基础,这两者是语言之成因,即:语言是互动体验(体)和认知加工(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语言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可能反射社会现实(镜像观),也可能折射社会现实(哈哈镜)。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体认观”,以期弥补奎因的自然化认知论之误,能更好地解释语言现象是自然性兼人本性,客观性兼主观性,更有效地解释语言这一“对立统一的辩证集合体”,同时为语言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因此,仅强调用“自然化”的方法研究认识论和语言,显然是有失偏颇,这就是本文提出“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G]// Peter Cole & L. Jerry Morgan. *Speech Act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Quine, W. O. 1987.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G]// W. O.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New York, Hagerstown, San

Francisco,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M]. 李幼蒸, 译. 2003. 哲学和自然之镜.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陈波. 1998. 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启伟. 1987. 中译本序 [M] // 威拉德·蒯因. 从逻辑的观点看: 江天骥,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34.

高宣扬. 2010. 后现代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江怡. 2009. 分析哲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洪儒. 2001. 从逻辑、哲学角度看句义理论的发展——“语句中的说话人因素”理论探讨之一 [J]. 外语学刊 (1): 31-38.

李洪儒. 2002. 从语句的交际结构看说话人形象 [J]. 外语学刊 (4): 46-50.

梅洛·庞蒂. 2001. 知觉现象学 [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王寅. 2007.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寅. 2014a. 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寅. 2014b.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J]. 外国语文 (6): 61-67.

王寅. 2017. 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 [J]. 外语学刊 (2): 1-6.

王寅. 2019. 多元化宏观结构和体验人本观——对奎因“整体论”的学习与思考 [J]. 英语研究 (10): 103-114.

王治河. 2006.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增补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luralist Macrostructure and Embodied Humanism: Reflection upon Quine's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Based o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Yin

Abstract: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Quine proposed “holism” and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dichotomy betwee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reductionism). Based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holism, this paper tries to revise them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present paper, on the basis of perceptual phenomenology by Merleau-Ponty, humanism by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and Embodied-Cognitive philosophy,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pluralist macrostructure” and the “embodied humanism”, in order to rethink Quine's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in the hope of better explaining language; the dialectical combination of naturalness & humanism, objectivism & subjectiv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ers a new approach for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language.

Key words: Quine;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Pluralist Macrostructure; Embodied Humanism

责任编辑: 蒋勇军